

# 百年车站话沧桑

刘佳

走近天安门广场，漫步前门步行街，游人的目光往往会被箭楼东侧一栋灰白相间的古典欧式建筑所吸引，这就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西与前门箭楼隔路相守，东与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比肩为邻，北望天安门，南靠前门商业街，是天安门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的原址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老北京人通常称为前门老火车站。前门老火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是北京城最早的火车站之一。1900年以前，天津到北京的铁路终点是在永定门外的马家堡，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将天坛作为总兵站，以铁路与马家堡接轨。1901年八国联军撤军，天坛车站撤除。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人要求把火车站修到前门，清政府将已经入城的铁轨改为从永定门城楼东侧城墙缺口引入，过现今的龙潭湖到东便门再折向西，沿内城南城墙到正阳门，建起了前门火车站。因为前门西侧原已建有货运火车站，前门火车站又称前门客车站或前门东站。该站初归京绥铁路局管辖，1907年北京至皇姑屯间的京奉铁路开通，该站正式定名为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归属于设在天津的京奉铁路管理局。

早在前门老火车站主体建筑落成之前，这里就已经通车。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那桐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清政府户部右侍郎那桐在1902年10月2日的一段旅程，这段话的大意是：那桐于5时起床，7时乘前门火车站乘车，10时至天津。由此可见，当时的前门老火车站，也就是正阳门东车站已经开通。

当时由于车站大楼还没有落成，车站的办公室设置在几间简易房中，条件十分简陋。过往的旅客和装卸货物的工人使这里成了一个异常嘈杂的地方，铁轨上时常有人穿行，十分危险，也妨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

1904年5月，管理人员开始在前门的周围修建栅栏，防止无票旅客及闲杂人员进站。前门老火车站附近的秩序才算有了改善。之后在栅栏内又兴建了客票房。前来买票的旅客在窗口交钱后，车站的工作人员会用一台客票印刷机为旅客打出车票。车票上标注旅客乘坐的车次、开车时间等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门老火车站越来越热闹。在这里修建一座正式的候车大楼成为一件迫在眉睫之事。1906年，一座功能齐全的车站大楼正式竣工。由于国内数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也使前门老火车站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

前门老火车站是由担任唐胥铁路总设计师的英国人金达设计，中国人施工完成的。车站建筑风格为英国歌德式，是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古典建筑样式。在北京近代建筑的四种样式中属“洋风”一类。墙体使用红砖，间以白色石材，形成引人注目的装饰效果。整栋建筑基本以灰砖砌筑，墙体腰线、门套、窗套、拱脚边沿以白色线脚或红色条纹装饰，给人以明快清新之感。当年的前门老火车站与邮政管理总局(1921)、大陆银行(1924)一起构成了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城市天际线，是当时北京城有代表性的24处近代建筑之一。

这座尖塔穹顶的欧式建筑与周围的环境相比，显得十分特殊。高大的顶拱上镶嵌着大块的云龙砖刻雕饰，穹顶外钟楼耸立，四面大钟遥遥可望，充满着异国情调。穹顶上镌刻着一排大字——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颜体正楷，阴刻描金，丰厚自然，遒劲有力。书者无从考究，唯一的说法为苑钟山所书。据《永清县志》载，苑钟山(1876~1947)，河北永清人，幼习书法，为当时“永清三才子”之冠。进京访友期间，恰车站悬千银募写站牌，多人落选。苑钟山上前，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获众人一片喝彩，终被选中，成一时佳话。

前门老火车站有站台三座，两端为候车室，普通旅客在站内大厅候车，头等、二等客人另有候车客厅。公用房、客票房、行李房分设车站西端，公用电话、厕所、无线电报一应俱全。前门本是京城中心，又是内外城交汇处，内有都院衙门，王公府第，

各国使馆，外有繁华的前门大街，各式店铺，往来游人摩肩接踵。火车站的建成更使前门附近热闹非凡，初来乍到的人刚一走出火车站，“见到这等京城之重地、气象万千之所，总难免会令人目眩神迷”。曾有一首竹枝词赞道：“京奉火车站殊，辉煌真个好规模。试从对面看京汉，西站何能常向隅？”其自注曰：“正阳门左右两车站，左为京奉铁路东车站，西为京汉铁路西车站。今东车站门楼牌额，极为辉煌，西车站尚付阙如，想不日定当一律增修，巍然对峙。”

车站最初办理列车对数很少，1901年仅有两对列车往返于京津间，单程运行3小时15分钟。1907年至1910年间日办理列车8对，当时列车只能在白天运行。1911年2月才首次开行至奉天(今沈阳)昼夜运行的直达快车。1936年至1937年日办理列车达26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正阳门东车站，于8月4日将车站改名为“前门站”；第二年6月10日又易名为“北京站”。20世纪40年代初，前门西站被取消，所有进京列车都到达北京站。1941年日办理列车36对，发送人数265.5万人。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12日北京站改称为“北平站”。1946年3月9日，根据当时的交通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公报令，改北平站为“北平东站”。因政局不稳，1945年日办理列车只有18对，1946年日办理列车仅16对。1949年北京和解放，车站也回到人民手中。3月28日中央军委铁道部派军代表刘辉接管车站。4月车站建立工会。7月1日车站和车务段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继而成立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组织。1949年9月30日，北平东站改称“北京站”，并一直沿用至1959年9月15日。位于北京东城区东便门附近的新北京站落成并开通运营为止。使用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前门老火车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停止了营业。

作为当时颇具规模的火车站，前门老火车站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无数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志士吴稚在这里刺杀清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1912年袁世凯在这里主持仪式欢迎孙中山北上；1924年李大钊和十多万民众在这里迎接孙中山扶病北上；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这里安营扎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500名北平学生组成的“南下救国示威团”从这里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迎接宋庆龄进京，从这里启程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总理在这里迎接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英雄凯旋……

20世纪60年代初老车站被改造成铁道部中央技术馆，不久收归北京铁路局所有，改建为北京铁路工人文化宫。1996年文化宫与鹏利国际集团合作，改建为“老车站商城”。随着时代的变迁，车站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车站本身却基本维持了原貌。

70年代，北京市为了修建环形地铁，工程上需要采用明挖暗埋法施工，也就是从地面挖到地下，地铁沿线地面上的所有建筑都要拆除，否则无法施工。前门老火车站恰恰就位于规划中的地铁线上，必须拆除。为了给地铁的修建让路，同时还要保护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火车站，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办法，以车站的钟楼为中心给前门老火车站做一个“大手术”。钟楼左侧的部分建筑被拆除并在钟楼的右侧按照老火车站的原貌重新修建。老车站的复原改造工程严格执行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原则，担任设计施工任务的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评价：“在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的复原改造中，历史研究与工程建筑紧密结合，使复原后的建筑‘老车站商城’对保护、丰富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00年初，随着人们对铁路历史和铁路文化的日益重视，在北京市人大、政协会议中，一些代表和委员建议将前门老火车站作为公共文化设施使用，铁道部以及北京市政府都大力支持这个建议。

2001年，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启动北京铁路博物馆筹建工作，2010年10月23日，这座历经风雨沧桑的车站成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迎着八方来客。

# 淳朴灵妙 俊逸端庄

——从马承源致朱伯谦一封信谈起

管继平

大书家米芾不仅有洁癖，而且癫狂耍赖、装疯卖傻无所不能。如果他看中朋友的好东西，就会想方设法地夺人所爱，不惜一切手段地占为己有。据说一次与宰相好友蔡攸同船游湖，也许还饮酒聊天吧，途中兴致正浓，蔡攸突然取出一幅晋代王衍的书法作品共赏，其实他的本意是在米芾面前显摆一下，没想到米芾一见到这幅作品，两眼顿时放出了光芒，端详半天，嘴里还不断念叨着“好、好、好！”正当蔡攸准备收起来的时候，米芾忽然一把抢了下来，表示要用自己的藏画交换，蔡攸不允，不料米芾索性将宝贝揣进了自己的怀里，表示这么好的字我不能拥有，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说着就转身摆出一副要跳河的样子——如此这般，蔡攸一时没辙，只好乖乖认输了……

说来也巧，朋友赵兄前些日子也向我“显摆”了他最近得手捡漏的一通信札，虽说知名度是有的，几乎人人皆知，但毕竟就时间而言，还算不上久远。然而令我看中的是，该信札的品相上佳，两页信笺并实寄信封、邮票邮戳一应俱全，而且字迹非常潇洒漂亮，读来颇为悦目赏心。常人都是以他是专家或领导，却不知他的书法竟如此之好。他就是知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余生也晚，20世纪90年代虽曾见过先生数次，但从未有幸交往。平素我亦喜欢藏礼，马馆长的信札于我倒是个“缺门”，故也见猎心喜，略有心动，于是向朋友提出，或以双倍之价或以其他藏品交换，两种方式任选，请他割爱。朋友很不情愿，陷入痛苦的长考之中。可惜我不是米襄阳，即使也是学不来电那种貌似癫狂状的猖狂。君子不夺人所爱，只能自己慢慢等待。

马承源的这一封信札，是写给浙江知名田野考古学家朱伯谦的。从清晰的邮戳上看，此信写于1987年9月15日。那时，马承源还没任上海博物馆的馆长。不过也很快了，根据年表，他正式被任命为上博馆长的时间是1985年2月25日，距此信仅不到半年。朱伯谦是浙江诸暨人。他是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时任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是陶瓷考古方面的专家。

伯谦同志：

沪滨一别忽已月余。近日弟自泰安返归，闻庆正言兄不幸遽疾，贵体欠和。因思自山东南来时行李沉重，烦冗劳累，实抱歉之至。惟祈宽心治疗，早日康复。

写青铜器教材，地点决定选在浙江，若不惜重宝地，它处则不胜负担也。因而相烦吾兄遣人觅一僻静之所，共四男一女，地点由兄选定，弟恭候佳音。一行拟于十月中旬，至迟十五日前集中，时间约为二月。若原则上能够安排，望兄于十月五日去京，节后即归。恐廿三日前兄联系不及也。尚此叩颂

大安！

弟：马承源

九月十五日

就书法而言，马承源的这通行楷尺牍可以说写得非常的典雅飘逸，完全“二王”的书风正脉，流畅丰润，婉丽秀美，字里行间透露着淳朴又灵妙的气息，非寻常书家所能拥有。在表现形态上，他的书法还是端庄澄静，法度自然周正，尽显羲献一路俊逸婉约的风格特征。而且他的信札手札，多为枯湿浓淡的自然状，且浓墨为主，我还看过他其余的书札墨迹，也是如此，给人一种砚边余墨的随意，具有文人性情的雅趣。

从内容上看，此函写在马承源与朱伯谦两位晤面一个月之后。前一个月的活动，极有可能是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该研究会创办于1978年，那时还早，许多大师都还健在，创会理事中不乏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唐兰、商承祚、罗福颐、胡厚宣、张政娘等，都是文字学界的大佬，而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也是创会理事，但那时他们还只能算是中青年学者。在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马承源也有关于古文字的论文交流。朱伯谦是否与他同时参加了那一届年会，我暂且未见到文字依据，因为那一届年会在陕西西安，而书信中所提到的只是山东泰安。也许他们是一起开会，会后又去了山东，也许马承源自西安完会后，又到泰安参加了活动，遇到了朱伯谦，然后俩人再一同南归。应该说在尚无完全证据之前，这一切皆有可能。

信中提到的“庆正”，自然就是上博的汪庆正。作为文博专家，1985年汪庆正与马承源同时担任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并肩合作，北上南下，为上海博物馆新馆的筹建与打造立下了赫赫战功。马承源此信的主要内容是拜托朱伯谦为他们“写青铜器教材”找一“僻静之所”，既可吃住生活，又无人来访和干扰，以便一心一意地投入创作。那时还没有手机和微信，联系他人除了写信和单位电话外，就要直接登

门拜访了。因此，离开所住城市，通常仅身边数人知道去向。所以马承源在信中特意关照一周后将赴京，以免联系不上而费猜疑。马承源这年九月赴京，就是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他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奖，那时他风华正茂，各种奖项、学术成果纷至沓来，翌年初又就任上博馆长，风头正健，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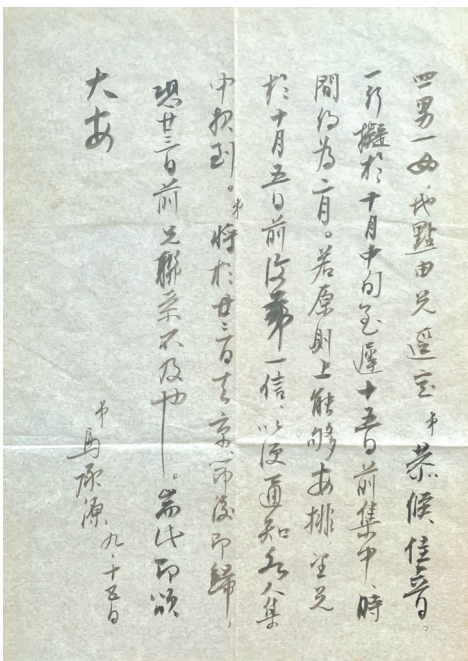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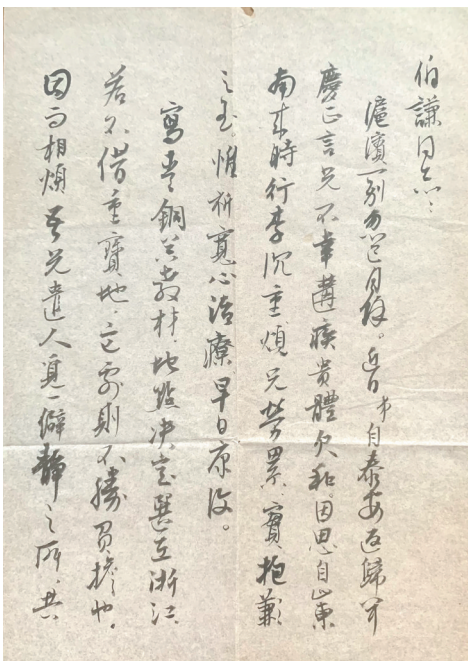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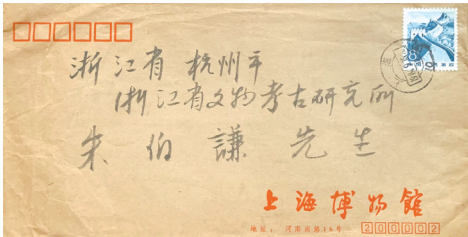
经核查，马承源信中所说的要写“青铜器教材”，就是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邀请全国有关文博专家，撰写一套可供各地文物博物馆干部培训教学或自学使用的参考书。由马承源主编的就是《中国青铜器》，于1985年底成稿，待正式问世时已是1988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上署名的撰写者还有：陈佩芬、吴镇烽、熊传薪。他们都是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分别任职于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湖南省博物馆，显示了这本教材的权威性。根据熊传薪的回忆文章，他们编写这套教材的地点，后来选在浙江天台，前后费时两个多月。这套文博系列教材丛书出版共七册，除了《中国青铜器》之外，还有《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国古代建筑》(上下册)《中国古钱币》等，当时这套丛书不仅受到业内人士的喜悦，也受到一般文博爱好者的欢迎，几次增印，发行量都在数万册以上。

许多人都知道马承源是国内青铜器的知名专家，但并不了解他的书法造诣。其实早在他青年时涉及新石器、古陶以及青铜器研究期间，他对古文字以及金文书法就有了较为深入的关注。古陶和钟鼎上都会出现铭文，若无文字学方面的专业研究，就很难着手。1960年，33岁的马承源在《文物》第四期发表了他开鼎青铜之学的第一篇论文《鸟兽龙纹壶》，此后随着大量实物的经眼过手，他对青铜文字的辨识能力和熟悉程度，也可谓独树一帜。我记得许礼平曾写过一文，说他三十多年前在山西太原的某次研讨会上，遇到风尘仆仆刚到会场的马承源，他就递上上册请求题字，马承源也没推辞，当即挥毫给他写了几句金文：“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稟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文出自西周青铜酒器“何尊”上的一段铭文，当时许礼平看了很是吃惊，他叹服马承源深厚的金文书法功力以及对青铜器铭文的熟悉程度。殊不知，这一件青铜器“何尊”的命名乃至铭文的发现，就和马承源有关。

20世纪60年代，陕西宝鸡市有一陈姓人家，无意间在田地里发现了一件锈迹斑斑的铜器，此器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造型之浑朴、纹饰之精美，让他不忍丢弃。于是该铜器被他带回家暂作盛米的容器。后来“大炼钢铁”的运动兴起，陈家又把它作为“废铜烂铁”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所幸遇到了宝鸡市博物馆专家慧眼识珠，断定其为周代青铜尊，才不至于将它丢入大熔炉。如此，这件文物才辗转到了宝鸡市博物馆(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直到1975年，由于国家文物局要举办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马承源作为专家之一赴京组织筹备。他们从全国各地调集了百件一级文物，其中就有宝鸡出土的这件铜尊。他将这件通体饕餮纹的铜尊拿在手上反复端详，心中一阵纳闷，这么大造型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随即他极富经验地将手在铜尊内壁底部用力摩挲，顿然底部某个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于是立即对这件青铜尊进行重新清理，果然收获了惊天大喜——尊内底部发现了西周早期所铸、遗落千载的铭文，经墨拓出一看，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计12行122个字，记载了周成王亲政五年时，于新营建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亳兹中国”这四个铭文尤为引人注目，经过研究，这里“中国”的意思是指天下的中央地区，也是关于“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马承源为这件重大发现专门写过论文，于是考古学界遂将这西周青铜器命名为“何尊”。

除了金文，马承源还擅长隶书、行书和楷书，甚至还精于篆刻。前些年由上海博物馆刘一闻领衔负责，编撰的《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开首那篇万余言的长序，将老馆长的书法篆刻艺术作了非常全面的论述。马承源长年担任馆长岗位，又具专业领域的研究，然而书法篆刻却是他专业之外的爱好，也是他调节生活和休息的消遣方式。作品集中有不少是他为老朋友和同事亲友刻的姓名章，颇多重复之作，有的他觉得不满意须重刻，有的是多年过去他又有了新想法。据说上博书画部的同事单国霖新婚时，马承源即刻了一对印章表示祝贺，然而不多日他又将印章收回，过数日再次送来，原来是那对印章刻成后他感觉“匆匆未能尽意”，故又索回磨去重新刻了一对，可见他对待事情一贯的严谨认真态度。



在《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集中收有不少他为他友朋刻的名章和题写的匾额堂号，有的时间相隔多年，他还在反复琢磨，以致所至依然会重刻或再写。作品集里有一副当年为赵兄题写的对联：“庭多细雨琴书润，室有幽兰翰墨香”，先后用隶书和金文，写了两遍。这既显示了他对书法创作的执着认真，也表明了他对这副对联的偏爱。有人说马承源只知工作，缺少情趣，其实这副联句，也体现出了他专业之外，以琴书为伴，以翰墨自娱的人文追求。

几乎所有与马承源共过事的同仁都领教过他的认真与执着。

据马承源的哲嗣马子谦介绍，不仅对工作，父亲对家人也同样非常严格和认真。父亲在家里工作，从不让孩子去过问或参与，有人来谈事，家人一律回避，包括他的母亲。他研究青铜器，为国家征集收购了不少举世珍品，为他人不知鉴定了多少件，但自己家里却从不收藏一件真品，有的只是几件仿制的工艺品。平时父亲不苟言笑，但偶尔也会性情一下放松，如为馆里成功征集到一件稀世珍品，他就会格外高兴，必定开一瓶酒请单位同事们庆祝一下。早年他喝土烧之类的白酒，晚年则常有海内外好友送他洋酒，于是他也慢慢喜欢喝洋酒了。只要他每次说：“来，开一瓶酒喝喝”，大家就知道他工作上一定又有“好事”了。

几年前，承子谦兄的好意，他知道我也好酒，特意将父亲留存的洋酒送了我一瓶。如今一晃几年过去，想起此乃马承源的“旧藏”，我总是舍不得喝掉它。

<b>科技保护</b>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b>MicroWise System</b>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b>科学管理</b>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b>遗址</b> 博物馆 发现现场
<b>创新服务</b>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b>档案馆</b>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